

离退休工作处 李守春/摄

师者本色 我的从教故事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 储能学院 衣秋杰

2003年2月,我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高校讲台。二十二载春秋,从青涩到成熟,从摸索到从容,我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灵魂。在这条育人路上,我用爱心浇灌,以智慧引领,收获了无数感动与成长。

初为人师 以爱启航

记得刚入职那年,我担任热能03级2班大一新生的班主任。我逐个掌握学生的情况,记录下每一位同学的籍贯、爱好和理想。课余和他们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周末和他们一起进行文体活动,元旦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难。以一份真情呵护学生,和他们一起成长。多年以后,那时的点点滴滴我都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毕业聚会时,他们还清晰地记得我对他们说过的话、陪他们做过的事。2005年6月,我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爱与温暖,教师需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才能收获希望。

因材施教 智慧育人

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需要因材施教。

我担任“传热学”“换热器原理与设计”等多门专业课教学工作。在讲授专业基础课“传热学”的时候,我发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兴趣不高。于是,我尝试改变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相结合,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讲授“换热器原理与设计”时我采用项目式教学的方式,通过分组分发小组任务,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每个项目组需要完成给定换热器任务的设计,并进行汇报展示。在讲授选修课“强化传热技术”的时候,我鼓励学生利用废旧矿泉水瓶、塑料吸管、铁丝等材料,动手制作强化传热元件,通过简单工况下的小实验理解各种强化传热技术,并利用数值计算软件模拟复杂条件下的温度场等,理解并拓展专业知识

领域。我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慢慢地,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日益高涨。

2006年我讲授的“传热学”课程的“传热过程”教学节段参加学校第八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教育需要智慧,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躬耕教坛 潜心育人

2001年,首届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原热能专业)在我校招生。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学工作。

专业建设初期,专业教师、实验设备都很短缺,我和同事们在教学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克服困难,身兼数职,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潜心钻研教学业务。在专业教师不足的情况下,我承担过“传热学”“工程热力学”“专业英语”“热力发电厂”“换热器原理与设计”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在实验设备短缺的情况下,我还承担实验指导任务,联系实习单位,指导学生实习……我被学生戏称为“全能替补”。

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重视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认真备课,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实验室条件大大改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已发展为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了1600余名优秀毕业生。从老一辈教育者身上,我学习到,教育不会一蹴而就,要耐得住寂寞。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在二十二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始终保持着对教学工作的热爱,不断学习

新知识,更新教育理念,不断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我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参与教学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从2005年起,我承担了“热能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立体教学体系建设”“热能工程专业基础课网络实验教学系统的开发与研究”“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双碳背景下多学科交叉融合能源动力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等十余项教改项目。

我深知,教育是一项需要不断创新的事业。因此,我积极参与各类教学培训和学术交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承担在线课程和新形态教材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等,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始终坚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因此,我积极引导理论联系实践,鼓励他们参加各类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竞赛和科研立项等科技创新活动。在我的指导下,学生们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竞赛中获奖。看到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取得优异成绩,我深感欣慰。这些经历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创新能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二十二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收获了无数感动与成长,并多次获得“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我最难忘的恩师”等称号。这些荣誉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我深知,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我珍惜每一段与学生的相聚和成长,也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智慧引领,一定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

大风歌罢

(小小说)

□ 自动化学院 张同翀

汉十二年的冬雪,是从沛地的方向迤邐而来的。

雪片轻落在长乐宫的窗棂上,携带着淮北平原料峭的寒意,悄悄钻进宫殿的缝隙。一人殿内,便融化在刘邦左臂箭伤的余温里——那道疤是霸县战场的印记。淮南王英布的箭镞穿透甲冑,携带着广武涧最后的锋芒。

飞溅在车辘上的血珠,像极了无数次仓皇出逃时天边那轮孤独的落日。在意识模糊的时刻,他总是回到沛县的酒肆。

樊哙把屠猪刀上的油抹在腰间的裙带上,周勃正卖力地吹着丧乐,夏侯婴只留下车轮后的烟尘,韩信正在河边讨饭,子房还在捡老头的破鞋。

英布阵前那句“欲为帝耳”仍在耳畔时刻回响,张良轻踢脚后的感觉越发清晰。但这些都消散在班师过沛时的温酒里——他召来故人乡邻,在酒盏相碰的脆响中,年轻时赊酒的醉意、刮羹的窘迫、芒砀山的寒夜和鸿门宴上的剑影,忽然都涌上心头。

于是在夜间他举起火把,掷下锦袍,飞往天空的调子里浸透着酒香——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乡邻们纷纷举着火把相和,歌声如潮起潮落,飘过高祖的冠冕,撞击着长乐宫的梁木,又落回他沟壑纵横的脸庞。

长安的雪来得太急,他的箭伤也随之化脓。太医令诊脉的手指冰凉,无声的沉默在吕后与刘邦之间反复交换。

刘邦睁开眼,目光掠过殿内摇曳的烛火。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他挥退良医,随衣袖落下的还有五十金的赏赐。

烛火渐黯时,吕后紧握他的手贴近榻前,声音微颤:“陛下百年之后,若萧相国亦去,谁可继之?”

刘邦的呼吸已经如窗外的飘雪,却仍勉力睁着双眼。他望着吕后,目光远至宫门外苍茫一体的天地雪色,唇齿间飘出的话语裹挟着最后的气力,在寂静的宫殿中缓缓散开:“萧何之后,可用曹参。”

“曹参之后呢?”吕后的脚尖也开始向床榻挪动。

他的手指微微颤动,喉间却只发出细微的声响,片刻后道:“王陵可继,然王陵过于黠直,需陈平辅佐……陈平智谋有余,独断不足,可令周勃为太尉。安刘者,必勃也。”

“再之后呢?”吕后将耳畔贴近刘邦的唇边。

一抹诡异的笑意从刘邦的唇间轻轻溢出。

“你也看不到了,还问什么?”刘邦扭过头来正视前方,长乐宫的穹顶忽然显得无比高远。

殿顶绚丽的花纹幻化成斗鸡走狗的形状,恍惚间回到了沛县市井中的喧闹时光。旋即又化作被腰斩的白蛇,那白蛇在梦中嘶鸣,刘邦不清楚自己的王朝是否也会如这般断裂。最后又变成了项羽的踏雪乌骓,那神骏纵横驰骋,马上就要冲破四面埋伏的重围。

一丝丝血迹伴随着天子的笑容在嘴角绽开猩红的花朵。

雪依旧下着,从沛县到长安,从函谷到乌江,覆盖了整个帝国。

……

汉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

西墙书架旁的故事

□ 数学学院 孙彦文

图书馆的灯光总在清晨七点左右准时亮起,迈上铺着浅灰色地毯的两层阶梯,穿过密闭空间里浮动的旧书墨香,落在三楼靠西墙的书架旁——那是我过去一学期的“专属坐标”。桌面贴着枚淡黄色的小月亮贴纸,是上学期随手贴上的,边角被手指磨得有些发毛。

新学期开始,我照旧定了22:29的闹钟,指尖悬在预约系统的“提交”键上——每天这个点抢三楼西墙的一个固定位置,我从没失手过。可屏幕跳转的瞬间,“已被预约”四个字却像片小羽毛,轻轻挠着我的心头。接下来的几天,我也频频预约失败。直到周四上午,我抱着刚借来的《边城》,想去图书馆一探究竟。

一走进图书馆的三楼自习室,我就朝那个熟悉的位置望去,一个穿米白色毛衣的女生映入眼帘,她背对着我,马尾辫上系着浅蓝的发绳,正低头在《考研政治大纲》上划重点。

桌面的小月亮贴纸还在,只是旁边多了本摊开的《考研英语真题》,书页间夹着支粉色的荧光笔。书桌的角落上,她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小小的“上岸”二字,杯口还冒着极淡的热气。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重点处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连“马原唯物辩证法”的条目旁,都画了个小小的笑脸。桌角的便利贴叠成一沓,最上面那张写着“今天背完300个单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字迹圆润。密闭的图书馆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传出楼道间细微的背书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天我约了她斜对角的位置,学习之

余总忍不住朝那个方向张望。她中途只起来过一次,去接水时还特意把椅子往里推了推,怕挡住过道,回来时手里多了个面包,掰成小块慢慢吃,视线却没离开过桌面的真题卷。

22点,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偶然间抬头望向自习室墙角的书架,从前这排书架总带着几分空荡,零星散落着几本书,连层板都能看清淡淡的木纹,如今再看,书架上挤着厚厚的考研真题、考公讲义,缝隙中还塞着几件外套,保温杯斜靠在书脊旁,每一处角落都浸着墨香与奋斗的气息。

周末再预约时,我没有再点那个熟悉的位置,而是选了三楼南侧的空位。离开前,我在她书桌前贴满便利贴的塑料挡板上贴了张新的浅蓝色便利贴,和她的荧光笔一个颜色,在她的粉色便利贴中格外醒目:“这个位置的书架第三层很方便拿书,祝你一战上岸。”

后来每次路过西墙,我都会看见那个穿米白毛衣的学姐。有时她在背书,发绳换成了浅紫色,有时她在整理笔记,书桌旁多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暖黄色的灯光落在她的书页上,也落在那些浅粉色的便利贴边缘,像给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开了一扇小小的,装着星光的窗。

我忽然不再遗憾抢不到那个“老位置”了。原来有些位置的意义,不只是“习惯”,更是看着有人在那里为梦想努力,自己也忍不住跟着加快脚步——就像学姐笔记本上的那句话:“每一点坚持,都在靠近光。”而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本身就是图书馆里的一束光。

河流

(小小说)

□ 计算机学院 石一茗

有若无的阴霾。这世界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不能不爱她。

红六七岁的我们会在晚饭后踩着石板路,逗留在红瓦长亭下。落日踩着我们在白日与黑夜的交界面上,看我们做白日梦。

小甘梦寐以求的是去看一场音乐节,有她喜欢的乐队的那种。我对这些不了解,想象中那是一群疯疯癫癫的人聚在一起又蹦又跳,于是小甘邀请我同她一起去的时候,我回绝了。

我回绝了。也许因为我不喜欢这类音乐,也许因为我讨厌那群人,也许……也许因为我不能脱轨,那火车载着我的生命沿着固有轨道行驶,行驶,我迷恋窗外的风景,但我在鱼缸里。

小甘心心念念了很久,但最终也没能去。她说是家长给她报了暑假班,让她不能落下学习,甚至收了她的手机和吉他,批评她玩物丧志。

鱼缸被端离了火车窗边,并贴上保护的标签。但她眼中的风景我的的确确不太喜欢,世界上那样多的美好,苍穹之下尽是明媚,她怎么偏偏爱那一方污泥潭。

小甘说,只有摇滚乐能淹没她,封塞住耳朵就听不到那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封塞住鼻子就嗅不到空气中弥漫的恶臭,封塞住眼睛……

就看不见我了。我打断她。她笑着说是,不能看不见你。小甘的眼睛很漂亮,当我想起她笑意盈盈从教室另一头穿过人群望向我时,我也会想起那个晚上,月亮,和她湿润的眼睛。

她狠狠抱着我,泪水浸湿我肩膀的一大片布料,我感觉窒息,像被一块湿抹布裹起来的金鱼。她让我别去下她。

毕业以后我去了一场音乐节,一个人的票,

一个人的旅行。我第一次向家人提这件事,他们反应都很激烈,尤其是母亲,用没得商量的语气批评我,说太远,说我十八岁了翅膀硬了,接着对摇滚乐进行一顿“乐身攻击”,在她耳中这不伦不类的音乐就是教坏我的根本。

但我确实已经十八岁了。窗边的鱼缸已经空了。忘记从哪首歌开始,总之我也开始听摇滚乐,就似乎一瞬间某扇门打开了,我才知道曾经小甘眼中的美景是几番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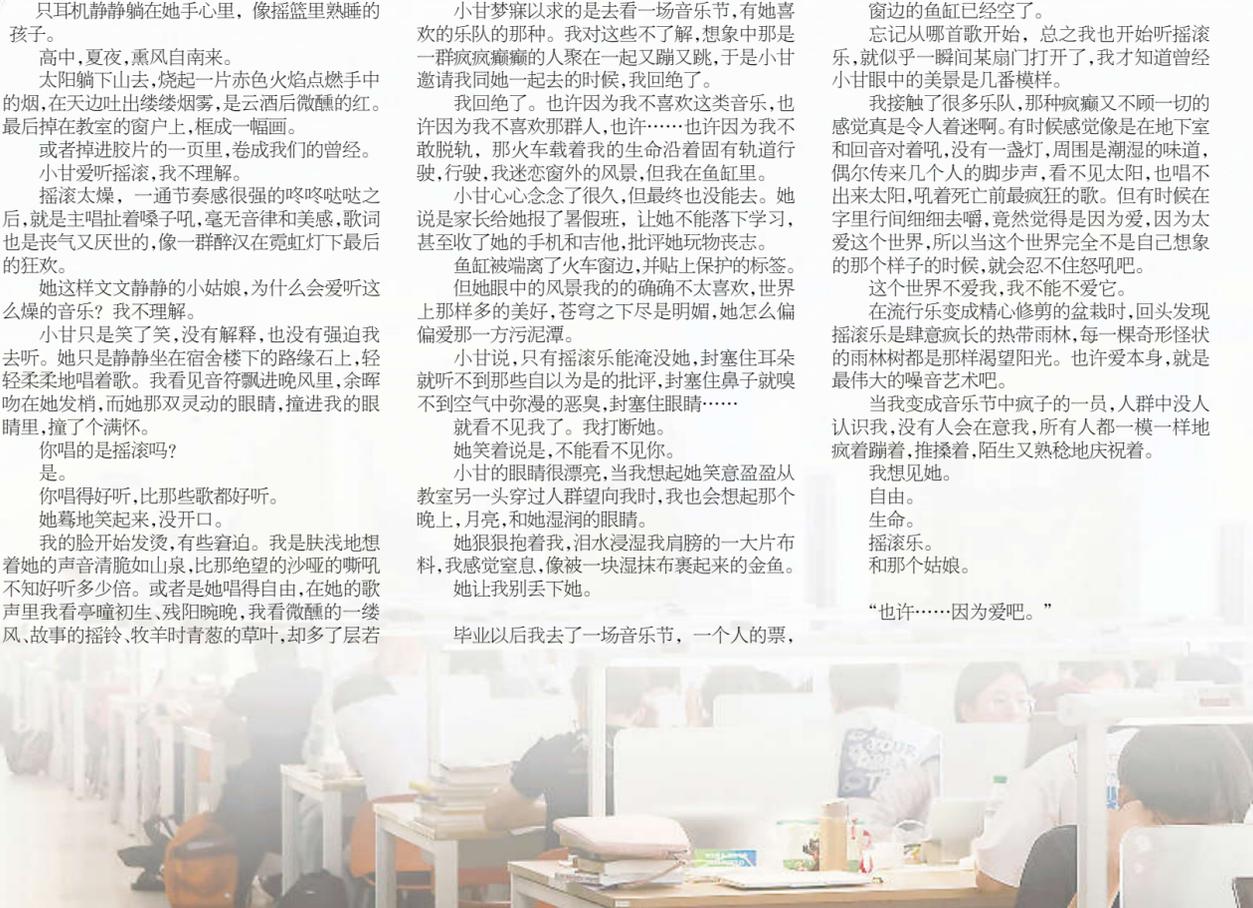
我接触了很多乐队,那种疯癫又不顾一切的感觉真是令人着迷啊。有时候感觉像是在地下室和回音对着吼,没有一盏灯,周围是潮湿的味道,偶尔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看不见太阳,也唱不出来太阳,吼着死亡前最疯狂的歌。但有时候在字里行间细细去嚼,竟然觉得是因为爱,因为太爱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个世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怒吼吧。

这个世界不爱我,我不能不爱它。在流行乐变成精心修剪的盆栽时,回头发现摇滚乐是肆意疯长的热带雨林,每一棵奇形怪状的雨林树都是那样渴望阳光。也许爱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噪音艺术吧。

当我变成音乐节中疯子的一员,人群中没人认识我,没有人会在意我,所有人都一摸一样地痴着蹦着,推搡着,陌生又熟练地庆祝着。

我想见她。自由。生命。摇滚乐。和那个姑娘。

“也许……因为爱吧。”



测绘学院 别永泰/摄